

英雄奪婿記



北京益世報社印行

英雄奪婿記 第一冊 目錄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豐亨國運孽蔓潛滋 | 恢詭奇聞英雄降世 |
| 第二回 | 試醉盤月娘取劍印 | 收義女王姓認螟蛉 |
| 第三回 | 念故交辭家理舊業 | 延西席附讀種情緣 |
| 第四回 | 綺年玉貌兩小無猜 | 怪雨盲風片言媒孽 |
| 第五回 | 蜂猜蝶嫉竟獲情詩 | 璧合珠聯許成佳耦 |
| 第六回 | 論婚事丁寧申義訓 | 矯父命倉猝定良緣 |
| 第七回 | 狹路逢讐驚傳噩耗 | 苦口善勸暫抑哀思 |
| 第八回 | 飛黑索驚惶遭冤獄 | 奉白蓮談笑出牢籠 |
| 第九回 | 信使驟至盡室長行 | 警旗高張強徒斂跡 |
| 第十回 | 雷轟電掣教總提婚 | 月慘花愁英雄雌下嫁 |



第一回 豐亨國運孽蔓潛滋 恢詭奇聞英雄降世

嫠也橫行起禍胎。桃花馬上看軍來。不貽巾幗先逢怒。

欲辨雌雄已自猜。黃鵠特翻貞女調。白蓮都爲美人開。

請纓便是秦良玉。可惜當時失此才。

這一首開場的詩。並不是著者作的。乃是有清時代鼎鼎大名才子張船山先生作的。這詩是他在寶雞驛題壁。十八首中的一首。他所詠的。便是本書的主人翁。烈烈轟轟震撼當世。在有清歷史上。也要佔一部分位置。而且這個人。並不是甚麼洸洸的丈夫。却是一個纖纖的女子。他竟能號召黨徒。連陷郡邑。使朝廷爲之旰食。軍士疲於征調。雖然說是篝火狐鳴。無當於革命之義。但在我國歷史上。也不得不算是一個新奇的人物。要問這人是誰。便是清史稱他是妖婦齊王氏。又叫他作齊二寡婦的。便是因爲他起事於白蓮教中。所以說他是個妖婦。張船山先生那首詩。第六句說。白蓮都爲美人開。恰是影合實事。因此後人諷誦流連。稱爲名句。正是這個原

故。但是這件事。若據正史所載。不過說齊王氏怎樣作亂。清廷怎樣命將往剿。後來怎樣的撲滅。這事便算終了。如今這部小說。却是搜集故老的遺聞。參考名人的筆記。著者再加上一番渲染。一番穿插。極新奇恢詭之致。好叫閱者悅目。飫心。供酒後茶餘。消閑破悶。倘若一定膠柱鼓瑟。刻舟求劍。著者可就敬謝不敏了。這正是我姑妄言。君妄聽。不須覓底與尋根。

本書的大旨。既經說明。以下便要把本書的源流。慢慢叙出。話說清朝自從順治皇帝。入關定鼎以來。接着康熙兩朝。都是南征北伐。四討不庭。國家幾乎沒有一日的甯息。直至那位乾隆帝即位以後。方纔享受祖宗的成業。真個是垂裳而治。用不着甚麼宵旰焦勞。那時寰宇無事。海宴河清。五穀豐登。萬民樂業。算作有清極盛的時代。縱然邊徼上有些個干戈之事。也與內地無關。況且將勇兵強。盪平指顧。也算不得甚麼盛朝之累。這位乾隆。足足坐了六十年的寶位。把帝王的福。都享盡了。所以他晚年。刻了一塊御篆。自稱爲十全老人。這四個字。真可以當之無愧。那一種悠然

自滿的意思。也就情見乎辭。但是有一件。日中則昃。月盈則虧。天道有個循環。無平不陂。無往不復。人事也有個遞嬗。這本是個當然之理。韓昌黎淮西碑上說的。受報收功。極熾而豐。物衆地大。孽牙其間。雖然他說的是唐朝的事。却不啻爲有清乾隆時寫照。況且乾隆的爲人。不過是個風流自命的天子。並不是甚麼勵精圖治的帝王。承受祖宗太平基業。趁着國家豫大豐亨。只一味鋪張揚厲。那裡懂得甚麼叫培養國本。愛惜民力。把那銀錢花的似海水一般的向外流。更兼着知人不明。任用那權相和坤。把持朝政。將他的一班黨羽。布滿中外。無非是剝削小民的脂膏。前來奉承於他。你想民氣閉塞。鬱而求伸。那有不要鬧出亂子的道理。不過暗長潛滋。當時沒有暴發。及至乾隆帝一內禪。嘉慶帝方纔座下。那四方的兵戈。便如麻而起。那些糊塗人。還說乾隆帝的福氣大。他剛一讓位。國家就不得太平。却不想這些亂源禍種。都是他一人親手製造的呢。那時作亂的事情。與作亂的人物。一時也數說不盡。就中單說跟本書有關係的白蓮教。這個教。也不知道創自何時。像元末的劉福通。

明代的徐鴻儒。都是借着白蓮教的名義。去倡亂爲非。愚惑民衆。後來雖然終歸剿滅。但是謬種流傳。始終也沒有盡絕。到了清朝嘉慶的初年。那白蓮教又在湖廣地面。揭竿起事了。其中起事的。却也不止一股。就中單表一個女將。他竟能蒼頭特起。自領雄兵。蹂躪了許多的地方。清兵看見他。大有望風而潰之勢。從外面看來。只道是天生這種梟悍的女子。喜亂嗜殺。方纔這樣飛揚跋扈。却不曉得只因婚姻不遂。另有一段隱情。爲着一個慘綠的少年。遂致激而出此。這正是兒女私情。關劫運。英雄事業。付婀娜。著者說到這裡。也不能不歸諸氣數了。如今本書的線索。既經羅羅清疏。以下便要將這件事情。從頭細細的叙出。

話說湖廣襄陽的地面。離城十幾里。有個極大的村莊。那個村。因爲姓王的極多。所以喚作王家村。居民總有上千來戶。也算得十分富庶了。其中出了個豪傑。這個人姓李名魁。自幼生成一副銅筋鐵骨。聽見說相撲相打。便如同吃了糖似的。在十來歲上。就把鄰里中著名桀驁的小兒。都給打得望影驚心。聞名喪魄。但是爲這些個

事。他的父母。被人家找上門來。說長論短。不知嘔過了多少回氣。把他父母都給氣昏了。因此上。時常的打罵於他。但是江山易改。秉性難移。打也不怕。罵也罵不改。話還沒有說完。他轉過頭來。依然前去闖禍。他父母膝下。又止有他這一條根。恐怕管的過嚴。生出甚麼不測。後來他父母商量着。給他請了一位教書的先生。打算把他拘在家中。埋首讀書。不准在外邊胡行亂走。或者可以變化氣質。改歸馴善。誰知這位先生。教了沒有幾天。便要辭館而去。他的父親。還不住說好話。來殷殷挽留。那位先生說。東家。依我勸你。趁早的讓我去。不要留我罷。趁着此際。好離好散。免得到了後日。咱們賓主涉訟公庭。那時反倒傷了面皮。你想你那位令郎。不但我管不了他。他還要來管着我。這個館。我如何能教得下去。咱們賓主一場。我臨別還有句贈言。請你留心記取。這個學生。不但我教不了。任是何人。管保也都教不了。你從今以後。很可以不必再給他請先生。未必非省事之一道。先生把話說完了。便拂袖而去。這一場。簡直把他的父親。給活活氣壞。一句話沒有說。回到房中。便躺在床上。因爲

這一口悶氣就得了病。後來請醫調治。都說這是心病。吃藥恐怕不容易見效。從此三日好。兩日壞。就延了幾個月。就故去了。喪葬已畢。有一天李魁的母親將兒子叫到自己面前。向他說道。兒啊。你父親已然是死了。我眼巴巴的只望着你一個人。咱們的日月。雖然算不得豐富。却也是個小康之家。將來撐持門戶。這副千觔担子。都在你的身上。你如今書也不讀。農也不務。根不稂莠不莠。眼看着快到成人的年紀。葉落歸根。到底如何是好。他母親說到這裏。滿面悽惶。幾乎要掉下淚來。李魁道。母親。你且不要煩難。聽我告訴你說。你想世界上的人。也有樂意吃甜的。也有樂意吃鹹的。也有樂意吃酸的。也有樂意吃辣的。人的口味既然不同。脾氣秉性自然也就不得一樣。也有樂意學文的。也有樂意習武的。也有樂意經商的。也有樂意務農的。倘若把樂意武的。一定叫他去經商。豈不是強着好吃甜的人去吃鹹的。強着好吃酸的人去吃辣的麼。我生來的秉性。既不願意哼唧唧去念書。也不願意扶犁掘鋤去種地。只有耍槍棒。練把式。跟我投緣對勁。我勸你老人家。不如依了孩兒。從今

以後。便一伏捺心的前去習武。縱然將來中不得狀元。當不得侍衛。就是保鏢打獵。也可以養贍得你老人家。依兒子去看。比那念上幾本死書。種上幾畝死地。還要強得多呢。他母親道。俗語說得好。兒大不由爺。女大不由娘。何況你父親死了。我一個作娘的。更管不了許多。學文也可以養家。習武也可以掙飯。都是男子漢作的事。我並不來攔阻於你。但是有一件爲難的事。就是欲求真業。須訪明師。你可從何人去學呢。李魁道。這件事。却用不着母親分心。孩兒因爲久有這個志願。早已從人家打探明白了。離咱們這裡不遠。有一個武家集。那裡設着一個把式場子。有一位教師。聽說是一身好武藝。刀鎗拳棒。件件了得。四方的強漢。也不知被他打倒了多少。附近的子弟。跟他學習武藝的。足夠好幾十人。真個是如火如荼。盛極一時。母親既然應允了孩兒。等到把我父親百日的孝守滿了。便要辭母親。到那裏去。好在兩處離的並不遠。我很可以常常的回家。用不着甚麼放心不下。母親。你只依了孩兒的話罷。事到其間。也由不得他母親不允。過了些日子。他收拾了行李。預備了盤纏。一切

的事都妥當了。李魁這纔拜別母親到武家集去學藝。光陰似箭。日月如梭。有話卽長。無話卽短。那李魁在武家集上。學習武藝。足足有三四個年頭。那位教師。方纔離此而去。李魁回轉家園。侍奉老母。那時李魁已經與從前大不相同。從前的時候。不過仗着一把蠻氣力。如今却是十八般兵器。件件都能使出個門路解數。而且長拳短打。無一不會。真個是英雄出在少年。那些鄉里中的無賴。瞧見了他。都不由得害怕。歸家以後。母子相見。說不出那一番欣慰。本地的親友。多有置酒送禮給他作賀的。應酬了幾天。方纔清淨。按理說李魁既然把武藝學成。就該謀求一個正當營業。纔是無如這幾年工夫。他母子不得常常聚首。如今好容易回來。那裡忍得即刻離別。況且他家中。有房有地。僅可過活。並不缺吃缺喝。急於要謀餬口。所以他母子商量着。暫叙天倫之樂。且不去奔走四方。李魁白日裡。便自己操練武藝。到了夜間。便陪侍母親。燈前共話。這一種安閑快樂的歲月。真正不可多得的。那知道事多缺憾。風木興悲。李魁回家不到一年。他母親竟一病而歿。這時的李魁。已不似喪父時

的懵懂。看着老母故去。搶地呼天。十分悲戚。及至把喪事辦完。李氏門中。便剩他孑然一身。去支持家計了。李魁這時候。正是二十上下歲。而且家道不錯。並有一身好武藝。將來是很有希望的。因此上就不斷有人。到他家中。張羅給他提說親事。李魁却一概謝絕。只推說孝服在身。暫時提不到婚姻的事情。只好等服滿再說。來人都欽敬他的孝思。嘆息而去。其實李魁的心事。也不專爲這個。因他少年好武。正在專心致志。想着打熬氣力的時候。還顧不得甚麼室家之樂。恰好母孝在身。就藉此推辭了。自從他母親故去以後。越發中心坦然。毫無牽罣。只在藝業上去用功。仗着那日夜淬厲。自然是進步甚速。年青氣盛。便大有自滿之意。偏巧這一天。村裏的廟。祭神唱戲。男男女女。老老少少。也不知來了有多少人。李魁一時高興。也前往觀看。到了午戲已散。歇晌的時候。看戲的人。多有到廟中去遊玩的。李魁却也跟隨在內。那廟的大殿以前。擺着兩個石鼓。每個都足夠三百來斤。游人裡頭。有跟李魁熟識的。便指着那石鼓。向他說道。李大哥。你從幼年之時。就有一身的好氣力。如今學了武

藝氣力自然更大了。像這個石鼓。不知道你舉得起來。還舉不起來。何不試一試。給我們看。旁邊好事的人。也就言三語四的來。慫恿李魁被衆人攬掇着。不免興致勃然。走到石鼓面前。緊一緊衣服。捋一捋袖子。將兩手插入石鼓的耳內。用了全身的氣力。喝一聲起。便將那石鼓舉了一個平頂。衆人看着。一齊喝采。李魁又向前走了幾步。覺着有些個吃力。卽忙轉過身來。走歸原處。將石鼓依然放下。心頭却把不住的跳。衆人齊聲恭維他道。憑李大哥這一份氣力。倘若肯去下武場。管保奪一個解元回來。李魁覺得在人前露了臉。便也滿懷得意。順着口說道。不是我自己誇口。憑着這個沉重東西。錯非是我只怕別人也就舉他不起。衆人聽了。也多隨聲附和道。這個話。不但是你李大哥。自己這樣說。就是我們衆人。也都這般講。你看這石鼓。擺在這裏。已經不知有多少年。何曾見他挪過地方。只怕今天這件事。還算破天荒頭一遭呢。那知道這些話。沒有說完。忽然從人叢中。走過一個壯士。大聲喝道。慢着。你衆人且來看我。口裡說着話。已然走到石鼓面前。此時衆人一齊睜圓了眼。看他怎

樣。李魁也氣昂昂的。看着他。只見那個壯士。不慌不忙。只把一隻手。插在石鼓耳裡。五指攏住。略一按勁。早將那石鼓。輕輕的舉了一個過頂。李魁跟衆人。都看呆了。又見那壯士。略一還手。將石鼓抬到胸前。用那一隻手。托住了石鼓的底。向上一推。那攢耳子的手。已經撒了把。只見那石鼓。沖起來足夠五六尺高。在空中滴溜溜的亂轉。大家啊呀了一聲。便撒腿向四下裡跑。恐怕那石鼓落將下來。砸在自己身上。難免要化成肉餅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石鼓却已經落下。那壯士用兩手。將他接住。走向前來。仍然放歸原處。衆人看他時。氣不湧出。面不改色。禁不住人人都搖頭吐舌。你看着我。我看着你。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那壯士回轉身軀。向李魁說道。你看見了麼。這個事又算得甚麼。一個人。無論是能文能武。會些甚麼藝業。總要知道。泰山雖高。泰山以上還有天。滄海雖深。滄海以下還有地。世界上懷才抱藝的人。無窮無盡。不要講高人隱士。就是區區小可。還比你略勝一籌。依我勸你。像方纔那些朗言大話。以後總要少說爲是。那壯士把話說完了。也不等李魁答白。便掉臂飄然而去。此時李

魁站在那裡。癡呆呆一言不發。就如同傻了一般。跟他熟識的人。便走過來勸慰道。李大哥。我勸你不要煩惱。這個人也不知是那裡的。反正不是咱們村裡的人。大概是過路趕來聽戲的。如今他已走了。我們只當沒有這回事一樣。又何必掛在心裡呢。再說人的能為武藝。各人是各人的。高的只管高。大的只管大。止要我自己的本事。說得下去就結了。那有閒工夫去管旁人。李大哥。你想我們說的話。是也不是。李魁見衆人這樣勸慰他。只得點了點頭。也並沒說甚麼話。竟自戲也不聽。回家而去。過了沒有幾天。他便將田宅託人照料。自己向外邊去投師訪友。他因為受了那壯士一番教訓。知道自己藝業差的太多。所以纔肯這樣虛心求學。又過了幾年。李魁纔回轉他的故鄉。爲人作事。比從先謙和多了。後來他投身鏢行。闖南走北。並不曾丟過一回臉。失過一回事。江湖上送了他一綽號。叫作賽飛將李魁。就是把他比作漢朝李廣的意思。因為他也有一手好弓箭。真是穿楊貫蝨。百發百中。那些盜魁巨匪。那有一個敢來小覷他。那李魁保了十數年的鏢。掙了偌大一份家業。看

看已有四十歲的光景。他纔想到嗣續之計。把鏢行的事辭掉。回歸鄉里。說了一房妻室。婦家姓張。爲人很是賢慧。過門以後。夫妻極爲和睦。只是結婚三年。尙未生下兒女。李魁心中不免有些煩悶。恰好那一年冬天。張氏身懷有孕。夫妻都暗暗的歡喜。流光如駛。轉眼已是第二年八月。業經到了分娩之期。便把產婦小兒一切應用的物件。都置備齊了。只等着瓜熟蒂落。好慶那添丁之喜。誰知早也沒有信。晚也沒有信。偏偏到了八月十五日。中秋佳節的那一天。張氏腹中方覺疼痛。李魁趕緊派人。請了產婆來。從午後起。一直等到掌上燈火。小孩還沒有添下來。李魁心中不免焦躁。一個人在前廳上。只顧來回來去。打旋磨兒似的走。也不怕把地皮擦破。看看天光不早。家人給他擺上酒飯。那日本是節下。各種時新菓品。以及雞魚肉食。色色都很完備。李魁便一人坐在上面。自斟自飲起來。天上的一輪皓月。已經湧出。萬里無雲。澄清皎潔。照在地上。恰似一汪秋水。李魁的酒量本豪。今日又心中有事。便把這杯中之物。前來解悶消愁。飲了一盞。又是一盞。乾了一壺。又是一壺。也不知喝了